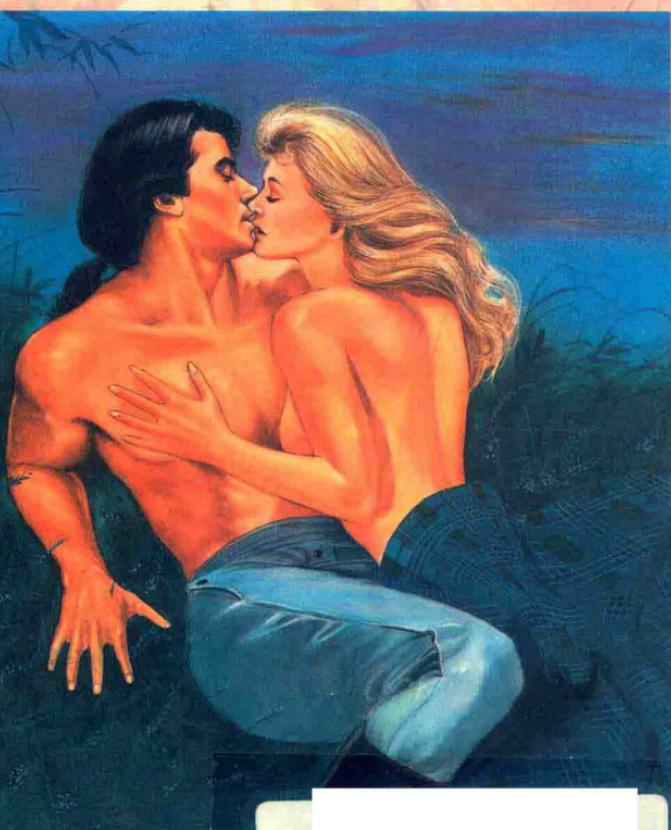


劫愛

蘇珊·強森○原著
高瓊宇○譯



O
by Susan Johnson

浪漫經典173



林白出版社



中華



劫愛
Outlaw

原著者：Susan Johnson

蘇珊·強森

譯 者：高瓊宇



浪漫經典之 173

叛愛

Outlaw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4·6 月

原 著：**Susan Johnson**

譯 者：高瓊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 行 人：林竺霓

發 行 所：林竺霓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 • 775440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C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 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六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583-7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• 莊柏林律師 •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却愛
Outlaw

原著者：Susan Johnson

蘇珊·強森

譯 者：高瓊宇

原著書名／ **Outlaw**
by Susan Johnson

國際中文版授權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Copyright © 1993, Susan Johnson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4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

浪漫經典之 173

叛愛

Outlaw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4·6 月

原 著：Susan Johnson

譯 者：高瓊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劉美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 行 人：林竺霓

發 行 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山里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 • 77544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

發行字號：局版合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

定價：新台幣 180元

初版：八十三年六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583-7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• 莊柏林律師 •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她應該感到害怕，因為他聳立在她前面，用強自壓抑的激情眼神俘虜了她。可是葛依妮反而以火焰般的熱情回應他。他是她的敵人，惡名昭彰的雷文斯領主，更是一位膽大妄為的海盜，綁架她以換取他弟弟的自由。然而，即使明天他們會再次成爲敵人，今夜她卻無法否認他撫觸她時，她所感受到的歡愉……

這位小姐本是他的囚犯，應該低聲下氣地要求他的憐憫。可是她卻驕傲地站在月光下，堅持他留下來過夜時，南強尼驚愕地發覺自己想要擁有她，使她永遠地屬於他。

然而，如此一來，戰爭無可避免，敵人誓言要奪取他心所愛，把他送上斷頭臺



一七〇四年三月

1

蘇格蘭雷文斯 金第宅邸

「你睡了嗎？」

「嗯嗯……」南強尼從淺淺的打盹中醒來，一個女子柔柔的聲音隨著他突然感覺到的肉體歡愉傳來。他花了好半晌才凝聚他的感官知覺……溫暖的舌尖正留下一道冰涼的痕跡……他微微移動強壯有力的身體，那種感覺妙極了。他的嘴角掀起淡淡的笑容，愉悅地回應女子特殊的技巧，一秒鐘過後，他倏地睜開眼睛，低沉的聲音仍帶著睡意，喃喃地說：「你不睡嗎？」

兩天前他在鄉間的客棧遇見何瑪麗，她的特技表演團在那裡投宿。她十分蓄意地捕捉他的目光，然後直接朝著注視部下丟骰子的他走過來。
「我叫瑪麗。」她說，抬起頭注視高大黑髮的邊地勳爵，眸中是公然的邀請。

經過一整個下午品嚐賀登特別保留的白蘭地，他讓目光徐徐向下移，掃過放蕩的曲線，才回到她甜蜜的笑臉上，簡單地說：「我正要回家，妳餓嗎？」

自從星期二以來，他們幾乎沒下床。

「我們是不是要在星期五前往柏偉克，親愛的強尼？」美麗的年輕女子仰起頭對著雷文斯領主微笑。「我或許會有興致睡覺，可是誰曉得我何時再有這麼一匹英俊的種馬娛樂我自己呢？」

他現在完全清醒了，他的笑容和她不相上下。「既然如此，我會努力撐到星期五。」

「你做得好極了。」她嬌聲喃喃，眨眨眼睛，回頭進行她的取悅工作。

在那天晚上，金第宅邸南方，一條泥濘的林間道路上，一位筋疲力盡的騎士，用力鞭策他汗如雨下的坐騎加快速度，每延遲一分鐘，結果愈不堪設想。一如所有的邊境居民，即使月亮躲在烏雲後面，他對鄉間的路途仍是十分熟悉，現在只要他的坐騎撐得住……

黑色的種馬脚步踉蹌，他忍不住低聲詛咒，但憐憫領主的上好種馬，只好放慢速度。但即使他讓馬匹小跑，心中卻在掙扎著，心想他的領主是否寧願他把馬累死，也不願他耽擱，畢竟他的消息太緊急。

「我真喜歡你的感覺，我親愛的領主大人，」瑪麗咧著嘴笑。「真令人歡喜，我發現所有的故事果真名不虛傳。」

「你在測試我的精力，乖乖，」強尼呢喃道，對那些傳言心知肚明，但是無意討論他人稱「邊界種馬」的聲名。「可是我沒有抱怨。」他微微一笑地補充，溫柔地挾住她的臂。她拱起背。「你是我英俊的種馬。」她喘息，那感覺絕妙無比。

好半晌臥室裡悄無聲息，在充滿電流的氣氛中，只有噼噼啪啪燒柴的聲音。她向下移，他拱身，在那難忘而絕妙的時刻，兩人都屏住呼吸。

這次的節奏很慵懶。整整兩天的放浪，他們不再不耐，但是經過四十八小時的過度縱慾之後，卻依然炙熱而敏銳，沒有任何的分心來妨礙那無法壓抑的激情。

疲憊的騎士策馬爬上通往金第宅邸的最後一道斜坡，不再在乎他跨下坐騎漸失的體力，只要再以這種足以摔斷脖子的速度奔馳幾百碼就到了。

他疾馳進入大門，大聲叫喊，喚醒屋裡的人。點著燈籠的中庭空無一人。他翻身下馬，倒在中庭的石板地面，那一刻，這幢舊城堡的大門呀然開了，三個男人持劍衝了出來。倒在濕地上宛若死人的信差開了口，聲音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那三個男人一聽完他的話語，立即愣在原地，無法動彈。

強尼對騷動一無所覺，因為他的私人寢室和日常活動的地方遠遠隔了開來。此刻他專注極了，全心放在即將來臨的高潮。

她低頭用力吻他，吞噬著他，狂亂地咬噬他的唇，為他的味道和感覺而飢渴索求。他感覺她開始顫抖，他自己的釋放也到臨界點。

兩個南氏族人匆匆穿過一樓的長廊，一次跨三級樓梯，爬上二樓，一路跑向西廂後面的窄梯，心跳狂亂極了。強尼下令不准任何人去打擾他，但是這兩個人卻沒有質問違抗命令的必要性。

宅邸中世紀時代蓋好部分的屋頂相當低，走廊狹窄，完全是為幾世紀前的防禦所設計的。走廊窄得只容一人通行，因此他們一前一後地疾奔，直衝向走道末端的小房間。

天哪！她真火熱……好像著火一般，強尼心想著，在高潮中爆發開來，那股強烈的歡愉撼動他全身的感官，整個世界縮小到這簡短的一刻，集中在他懷中嬌小的女人。她真令人驚奇。

何瑪麗躺著喘息，她心中也有相同的念頭。南強尼好色的聲名果真名不虛傳，他真的令

人十分驚奇……又一次。

她像隻心滿意足的小貓似的舔著他，溫暖的舌尖徐徐滑過他肌肉虬結的肩膀，他立即繃緊，突然抬起頭來，一秒鐘之後，他移動她的位置，毫不自覺地預備自己。

然後他聽得一清二楚，脚步聲疾奔而來。而他早已表明不容任何人侵犯他的隱私權。

他匆促地移開她，以他急的速度而言，他的動作倒是出奇的溫柔，就在門被撞開之前，他已經將一條織錦被遮在她身上。

他半轉身，目光掃過侵入的人，那殘忍的叫嚷像拳頭似的擊中了他。

「他們抓到洛比！」

眼前根本不必界定「他們」是誰。一千年來南氏一族一直面對同樣的敵人。

他從床上一躍而起，探向床邊的武器。自從有歷史以來，邊境一直是蘇格蘭人的戰場，所以男人向來是刀劍不離身。

強尼匆匆著衣，完全忘了床上的女人，他的手下則急急報告他弟弟被綁架的細節，偶爾他會厲聲質問問題，答案則令他皺起黑色的雙眉。不過幾秒鐘，他已經拉上皮褲、穿上馬靴，襯衫披在肩上，其次是真皮外套。他將繫劍的皮帶遞給一位族人拿著，大步離開房間，一面走一面扣襯衫，粗暴地將下襬塞進皮褲裡面。

直走到長廊的一半，他才想到何瑪麗的存在。「派人護送那個女孩返回凱索。」他簡潔

地說，扣上外套的皮帶，伸手拿他長劍的佩帶，斜披在肩膀上。「給她一袋錢和我的謝意。馬都上鞍了嗎？」

部下點點頭，他逕自調整腰間的劍，微微抽出劍鞘內的劍，測試一下感受，再把它收回去了，然後以充滿恨意的聲音，厲聲咆哮：「該死的姓霍的！該死的英格蘭人！他們都是天殺的惡徒！」

他匆匆地走下寬敞的樓梯，一到一樓立即用跑的。「事情發生多久了？」他的手下與他並排跑，他再次問道。

那令人不快的答案使他咕噥地詛咒著，反映出衆人的不安。

五個小時之後，南強尼甩甩頭，以免水珠滴進眼睛裡面，逕自走進他的器械室。他既疲憊又滿心挫折，解開長劍的佩帶，掛在牆上，開始踱來踱去。

他那些淋了一身雨的部下跟著他進來，解開武器，筋疲力盡地跌坐在板凳和長條椅上。衆人一言不發，領主的怒火也在他們的心中回響。整整五個小時坐在馬鞍上，在惡劣的氣候中疾馳，但已經遲了一步，無法追上那綁架雷文斯領主的弟弟的英格蘭人。

整整落後兩個小時的騎程，他們本來就明白機會十分渺茫，只有惡劣的天氣對他們還算有利。但是英格蘭軍隊還是比他們搶先抵達何布斯，而今南洛比可能已經成爲何布斯堡的階

下囚。

「如果姓霍的敢傷害洛比的一根頭髮，我發誓要讓他下地獄。」南強尼咕噥著，低低的聲音在極度肅靜的器械室裡顯得清晰有力，馬刺叮噹的金屬聲音正好配合他的威脅。

他直踱到房間的界限，這位高大強壯、令人畏懼的戰士猛地轉身，昂首闊步地回頭再走過石板地，幾滴光亮的水珠，由他浸濕的皮夾克和格子呢披肩上濺了開來。

「天殺的英格蘭人！」他的語氣充滿怒火和憎惡。「他們只是在找藉口擄獲一個蘇格蘭人！」去年的蘇格蘭國會曾經狂熱地反對英格蘭，由於歐洲大陸的戰爭和繼承王位的爭議，這是一百年以來，蘇格蘭要求獨立的呼聲第一次有了成功的曙光。因此邊界兩邊的敵意更加火爆。

桌上的燭光因他迅速的動作而抖個不停，光線間歇性地跳動，明暗閃爍在他嚴厲而十分立體感的五官上，那傲人的臉龐有一種攫住人心的美麗。

「我們能救出洛比嗎？」一位年輕的族人，以帶著疲憊的語氣吐露出衆人心中的關懷。
何布斯堡，是英格蘭位於中部邊界的防禦堡壘，派有重兵防守，這是為了抗拒蘇格蘭爆發性的獨立要求所採取的保衛北疆的措施。

他的思緒全在遲了一步的追逐挫敗上……苦惱弟弟被俘的景況，因此南強尼沒有回答。那一刻他似乎根本沒聽見。可是當那位族人開始重述他的問題時，雷文斯領主輕聲地說：「

不，只要他在何布斯堡，機會就很渺茫。」

他的回答使全室罩上一股突兀的肅靜。牆上的武器、圓盾、帶鞘的劍、步槍和手槍，似乎對比似的閃閃發光，彷彿在嘲弄他的肯定。

雷文斯領主對何布斯堡無法潛入的認知相當實際。由於雙方的敵意以及安全法案威脅著要使英格蘭和蘇格蘭宣戰，因此英方最近增加一隊騎兵，加強堡壘的武力。這更意味著洛比要重獲自由的方式，必須在面對面衝突之外，另謀對策。

身兼雷文斯領主、南洛克一族的首領、可雷登第十一任伯爵的南強尼，徐徐地轉身面對他的朋友和族人，他的舉動再次收斂起來，如同他的聲音，壓抑脾氣，大腦已經迅速地運轉，搜索各種可能的方案。

「我們失去多少馬匹？」一聽說洛比被綁架，他們立即出發去追逐，全然不顧一週來的連綿陰雨、天色已晚和漲潮。

「八匹。」

「全都無可挽救？」

「明天早上羅雷就應該知道了。那不勒斯種馬可能是跛得最厲害的一匹。」

「那樣一來我們必須再增加一些，然後……除了要交換洛比之外，」伯爵說道，他的語氣相當公式化而直接。「明天一早先行評估所有的損害，給我一份詳細的報告。」他想到